



##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特别报道

# 55年前“草原精神”感动“00后”

## 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符合当代观众审美受欢迎



聚焦

1964年冬天,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为保护生产队的羊群,与严寒对抗了20多个小时,最终落下残疾。昨晚,故事的原型龙梅和玉荣也来到演出现场:“上海与我们有特殊的缘分。是上海美影厂制作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动画,让我们的故事被全国人民熟知。今天的舞剧也座无虚席,说明这么多年过去,上海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10岁的顾宸睿和爸爸一起观看了这场演出。当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的男舞者跳起气势恢宏的民族舞,他不住地拍手打起节拍;当龙梅、玉荣两姐妹遭遇风雪,他紧张地攥紧了拳头;当村民们终于救回冻僵的两人,他一边擦着眼泪,一边鼓掌叫好。演出结束,顾宸睿感慨:“虽然以前听爸爸讲过这个故事,但是这样受到感染还是第一次。”

龙梅、玉荣这对姐妹,对“00后”的

昨晚,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上演,角逐第十六届文华奖。这部讲述55年前英雄故事的作品,让许多年轻观众沉浸其中,感动落泪。

小宸睿来说并不熟悉,但对上一辈人来说却是童年偶像。内蒙古艺术学院副院长、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艺术总监赵林平坦言:“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看着‘小姐妹’的动画,读着‘小姐妹’的课文长大的。她们是我们草原的文化符号,让年轻人记住她们,是我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心愿和责任。”

将一个发生在55年前的故事,改编成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大型舞剧,是有难度的。首先,当年的故事历时不超过24小时,也没有足够的戏剧性支撑2个小时的剧情。为此,整个创作团队深入故事发生地采风,挖掘更丰富的素材。导演赵明从牧民家中常见的马鞍汲取灵感,编排了最出彩的一段舞。蒙古族乐器马头琴做“马头”,草原上独有的勒勒车做“马身”,两名舞者则作为“马蹄”跳起“马舞”。蒙古汉子充满力量的舞姿将勇猛善良的“马背民族”演绎得

淋漓尽致。赵明介绍:“通过展示大草原上的风土人情,能让观众了解,两个小女孩能做出舍己为人、勇气十足的抉择,与蒙古族崇尚英雄的信仰、不服输的个性等都是分不开的。”

该剧在结构上的突破,也是让“00后”都为之落泪的关键。舞剧的第一幕不在草原,而在当今的课堂。家长领着孩子来到学校,听见教室里传来《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歌声。从这“第一课”开始,“小姐妹”的老故事展现全新面貌。多重空间的表现手法,把今天的课堂和当年的草原写意般对接起来,两代人的心灵在台上碰撞交融。妹妹玉荣表示:“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第一幕。孩子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很难理解我们曾做出的选择。故事正在成为历史,但爱国奉献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这部剧从当代视角出发,让新一代人也能体会和传承我们的精神。” 本报记者 吴旭颖



马上评

“草原英雄小姐妹”里的妹妹玉荣说:“我们的故事正在成为历史……”——如果没有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上演,如果没有同名动画片的反复播放,这一对小姐妹的事迹,怕是真的会埋入历史。以至于,当如今的孩子听说这件事时会把它当作故事;她们为何要拼死保护不属于自家的财产?像她们这么做,公社会给她们很多很多钱吗?

玉荣很多年前就回答过类似的提问,大意是当时一头羊价值2元,384头羊中死了3头,等于损失了6元。为了这6元,玉荣落下终身残疾——“精神不能以金钱衡量。”当下生活的美好,使得大部分人没有经历过必须以几近生命为代价的奋斗才能换来的平和与温饱。甚而相反,不少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按钱理群教授的话描述,就是“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相比之下,草原英雄小姐妹誓死保护公家财产,不让集体有丝毫损失的坚定信念,在当今社会更值得我们深切反思——不能让她们的事迹,成为历史。

怎能「英雄小姐妹」成为历史

朱光



《草原英雄小姐妹》剧照



《草原英雄小姐妹》原型龙梅和玉荣走上舞台与观众见面 主办方供图



# “挤公交”原来可以这样浪漫

你坐在公交车上看表演,看表演的人站在路边看你。艺术丰富了你的生活,你装点了这座艺术之城。昨天,来自新西兰的环境舞蹈《回到车上》拉开2019上海表演新天地大幕,作为上海“演艺大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奇特的浸入式舞蹈表演让“晚高峰挤公交”这件糟心事变得既浪漫又唯美。

公交869路,按常规应往返于南浦大桥和真金路之间,可这一天却有一辆神秘的869路“改道”游走在新天地附近。从外观看,这就是一辆最普通的公交车,上车以后才发现它是环境舞蹈《回到车上》的移动舞台。观众自新天地新里上车,途经湖滨路、时尚新天地,最终抵达新天地广场,沿途停靠两站,“乘客”还能随着演员走到草坪上,“闯入”咖啡馆来段即兴表演。

这是一趟充满惊喜的旅途,车辆刚出发,就有迟到的“乘客”追赶着拍门,车辆“嘎吱”一声停下,姗姗来迟的“乘客”喘着气提着大包小包声势浩大地登车。上车后她为安顿这些行囊又不挡着上下车要道,这位“乘客”开始了“乾坤大挪移”,看似“手忙脚乱”却是乱中有序,有人笑说“比‘凌波微步’更有层次感”。

车辆行至湖滨路,车厢内突然手机铃声大作,时而在车头,时而在车尾,几乎每个人都本能地前前后后寻找手机铃声的源头,售票员对面位子上的“女乘客”突然高高跃起,开始“满世界”找她的手机。她一会翻过栏杆,一会趴在行李架,甚至打开了后排乘客的包裹,然而,就是遍寻不着,可手机铃声却持续不断地刺激着她的神经,任谁都能感受到这个“都市人”的焦躁情绪。

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叫“萨沙”的乘客是哪儿冒出来的,仿佛一瞬间,她就出现在司机后排的行李架上,她在狭小的空间来了一段“自由之舞”,车辆行驶带来的晃动或是起步和刹车的惯性作用,被“萨沙”巧妙地运用到舞蹈中,让你不觉得那是“踉跄”,反而是舞蹈特有的韵律。最佩服的是,那些上蹿下跳、大开大合的舞蹈动作被她施展得唯美又从容,而她的笑容也感染着车厢里的每一个人。

昨天是《回到车上》演出首日,首批体验观众里,有人笑称自己在登上车的那一刻“一秒入戏”。也有人感慨,每天赶早晚高峰上下班,“挤公车”这件事从没这样浪漫过。更有和小姊妹一同组团而来的阿姨团赞道:“这是人生中最愉悦和最艺术的一次坐车体验。” 本报记者 朱渊



张玉刚 绘